



五彩池

黄淑芬（广西）

炎夏山中觅清凉

三伏天气，气候闷热难当，心情烦躁至极。每到周末，我就驱车回乡下老家，去山中寻觅一片清凉。

老家在桂西北的一个山坳里，这里群山连绵，绿树成林，植被非常丰富。一条不知名的小河从密林深处缓缓而来，唱着久远的歌谣，调皮地在村中打了一个转儿，然后穿村而过。五棵高大挺拔、枝繁叶茂的银杏树终年守望在村口，树下是村民歇息的好地方，几块大青石板可供大家纳凉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大青石已被岁月打磨得光亮如镜，一股股风从四面八方吹来，拂过大青石，凉意顿生。

老家的瓦房藏在一片竹林中，黑瓦、泥墙，在今天审美看来显得既矮小又土气，然而却让人感到无比亲切。放下行李，我往屋后走去，于竹林深处选一处平坦的空地坐下，慢慢享受竹林里的凉。密密麻麻的楠竹顺地势生长着，不断向四周扩展，林子深处有阳光在探头探脑，似要一窥林中的秘密，但竹林只给阳光留下了背影。

有风吹来，竹林中簌簌作响，听着林中的鸟鸣声，沉浸在凉意中的我竟有了困意，这真是一种幸福——因为心绪烦躁，我已经被失眠纠缠了一月有余。从竹林中走出，回到瓦屋，从阁楼上搬出一把老旧的竹躺椅，用清水擦净后，置于阳光下晾晒，再搬回瓦屋放在堂屋一角。这把竹躺椅受过岁月的侵蚀，有着古铜色的外表，还有弯曲的扶手，像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亲砍回屋后的竹子，去镇上请篾匠制作了这把竹躺椅。往竹躺椅上一躺，枕着穿堂的风，听着屋外的蝉鸣声，我酣然入梦。

午后的阳光依然炙热，我却不怕，径直往小河走去，向水借凉。还没走到河边，就听见有小孩的嬉戏打闹声传来，这一定是村里的娃娃在戏水。待到走近，果然，一群村里的小后生在河边正玩得开心。在一棵柳树下，我寻了一块石头坐下，看着孩子们在水边如同一只只欢快的鸭子，追逐着，嬉笑着，这让我不禁想起了那些遥远的童年夏日。

夜幕四合，山村沉在一片黑暗中，蛸蛸、纺织娘、油葫芦的歌声此起彼伏，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把村庄淹没。风中传来艾草的香气，那一定是在村口银杏树下纳凉的阿公阿婆点燃的。月亮慢慢地升起来了，泛着沙子一样的浅黄色，凉气便如潮水一般涌来了。

夜越来越深，凉气从下至上，没过了膝盖，没过了竹床，没过了屋顶，把乘凉的人全部浸在其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凉气不断加深，慢慢地渗透进肌肤，渗透进骨头，把心里的燥热驱散得干干净净，甚合我心。

去山中觅凉，是在炎热的夏日驱热的一种方式，也是生活的一种姿态。此时的我们，享受的不只是清凉的惬意，还有自然的玄机。

记不清我已多少次来过泸定桥了。

“七一”前夕，怀着崇敬的心情，我又一次来到这里，寻找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背后的密码。

我伫立在“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”前，眼前依稀浮现出当年那场战役的场景。脚穿草鞋的红军勇士们，在百余米长的桥面被敌人拆去了桥板的情况下，冒着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，沿着摇晃不已的铁索一边射击一边匍匐前进，最终夺取泸定桥战斗的胜利，为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提供了先决条件，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。

1935年5月，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遭遇围追堵截，浊浪翻滚的大渡河阻断了红军北上的道路，如果不能及早地渡过大渡河，红军将腹背受敌。部队何去何从，革命何去何从？关

键时刻，毛泽东、朱德等中央军委领导果断作出了夺取泸定桥的决定。按部署，接令后的先头部队必须昼夜急行120公里，于5月29日晨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泸定桥西岸并与敌军交火。

若不身临其境，怎知这项任务的艰难。大渡河两岸高山险峻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可走，这120公里路途的崎岖难行程度超乎想象。然而，当年红军勇士们硬是凭着一双脚板，克服了饥饿与疲劳，抢到了飞夺泸定桥的最佳战斗时机。如今，遥想当年“惊天地、泣鬼神”的战斗场景，仍令人心生几多悲壮的感慨。

站在泸定桥上，桥下的大渡河水声隆隆、惊涛拍岸。我回过神来，勇士们那英勇无畏的精神荡漾着我的思绪，升华着我的心灵。大渡河无疑是一条激涌革命洪流的英雄河，泸定桥无疑比史籍更凝重地记载了

红军长征的辉煌，而红军飞夺泸定桥背后的密码，无疑是战士们对党的赤胆忠诚。

忠诚来自信念，信念激发力量。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，红军战士们不畏艰险、不怕牺牲地爬雪山过草地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让劳苦大众得到解放。正是这种信念，使他们有了无畏的勇气和无敌的力量，因而在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，勇士们面对生与死的抉择，才能毫不迟疑地置生死于度外。还记得在马尔康红军长征纪念馆参观时，讲解员曾告诉我，红军长征途经川西北地区时，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多座雪山。这些雪山海拔高且山势险峻，气候十分恶劣，有许多红军战士因累倒、缺氧、冻僵而长眠在雪山上……

离开泸定桥，我又走进了

四川长征干部学院甘孜泸定桥分院。这是一座赓续红色基因、凝聚信仰力量的干部教育培训学院。一走进院子，正对面一面巨大的墙壁上，书有毛泽东的《七律·长征》。这首诗我在年少时就喜欢背诵，全诗用“细浪”“泥丸”“云崖暖”“铁索寒”“千里雪”“尽开颜”等精微的意象，形象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，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红军战士们不畏艰险、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，展现了纵横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风云画卷。

长征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。皑皑雪山、茫茫草原、滔滔的大渡河水……记录下了红军战士们的顽强与坚韧、忠诚与信仰。今天，我们重温那些用鲜血与生命写就的故事，可以更好地继承伟大长征精神，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磅礴力量。

被父亲“拉黑”的人

张珠容（福建）

一天晚上，在外省工作的哥哥突然打电话给我：“爸妈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了？我现在怎么都联系不到他们，挺担心的！”我在电话里劝他别多想，挂了电话后，赶紧拨打二老的电话号码。

母亲的电话语音提示“已关机”，父亲的电话则一直语音提示“正在通话中”，我复拨了好几次，都是如此。该怎么办？焦急之中，我想到住我家不远处的发小小慧，于是拨通她的电话，请她帮忙跑一趟我家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没过一会儿，小慧发来微信消息：“你爸妈都好着呢，正在灯下忙着择选白天从地里拔回来的花生，我还顺嘴吃了一大把。”

我松了一口气，赶紧回电话给哥哥报了平安。

刚放下手机，父亲的电话也打进来了。还没等我发问，他就先唠起来了：“小妹子，我和你妈今天去地里拔了花生，明天让小慧帮忙寄快递，捎几斤给你们吃吧？”

我哪儿还顾得上花生，赶忙问他电话打不通是怎么回事。

父亲很纳闷：“你妈的手机因为没电所以关机了，我这电话不是通了吗？”

我解释：“您打得通我们的电话，可我们怎么都打不通您的电话。”

“你们打不通没事，我能打通你们的就行。”父亲满不在乎的答道，然后话题一转，又转回了花生身上，“今年的花生可饱满了，今晚我们打包三份，明天让小慧帮忙，一份寄给你哥，一份寄给你，再留一份，我给你姐送去。”

姐姐就嫁到老家隔壁村，每次有了好东西，父亲基本都是这样的“老套路”——两份寄，一份送。由于平时多是父亲给我们打电话，我们也就没有及时发现打不通他电话的问题。哥哥跟我说，因为在电影院看了一部乡村题材的电影，他突然很想家，打了电话回去，却没想到根本打不通。后来，我们又再次拨了父亲的电话号码，仍是不通，一时间，这件事成了未解之谜。

前段时间，父亲想要一部智能手机，母亲怕他操作不来，建议我们别给他买，父亲却像孩子一样生气了：“不会操作我就慢慢学嘛，老话不是说‘活到老学到老’吗？”我们拗不过他，就买了一部给他。打那之后，我每次回家就多了一件事做——教父亲一些基本的手机操作。每

次我回去，还没踏进家门，父亲就拿着手机迎了出来，按这儿按那儿，问个不停。母亲抱怨连连：“老头子成天摆弄手机！孩子刚到家，你就不能让她歇口气，等她吃饱饭了你再问不行吗？”父亲意识到自己的心急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。后来，因为怕打扰到我，他就尽量自己研究手机的使用方法。

联系不上父母那件事过后不久，我回了一趟老家。母亲早早地备好了一桌丰盛的饭菜，父亲则还是在研究他的手机。我心中一动，赶忙拿过他的手机查看，不看则已，一看吓一跳——父亲在电话簿里居然把我们的号码“拉黑”了。除了哥哥和我，父亲还把母亲和姐姐的号码也拉黑了。母亲一直在父亲身边，两人基本不用通话，而姐姐就住在隔壁村，平时总是和母亲通话，所以她们也压根不知道自己被父亲“拉黑”了。

我哭笑不得，连忙帮父亲把我们的号码逐个“取消黑名单”。在操作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了很多父亲的操作痕迹。

在父亲的手机里，母亲、哥哥、姐姐和我的联系人名片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头像各自的照片，名字后面则备注了一

长串：给母亲备注的是“阿玉（中午不能打）”，给哥哥备注的是“阿华（白天没空）”，给姐姐备注的是“阿平（早上没空）”，给我则备注的是“阿容（晚上没空）”。看到这些，我的双眼忍不住模糊了。母亲一直有午睡的习惯，哥哥从事的是建筑工作白天异常忙碌，姐姐喜欢早上睡懒觉，而我在晚上通常比较忙碌。父亲做这些备注的目的，就是要时时提醒他自己，一定要在适当的时间给家人打电话。另外，父亲平时都是唤我们的乳名，或喊姐姐“大妹子”，喊我“小妹子”，可在手机联系人里，他统统将我们的名字以“阿”字开头，那样，我们几个人的名字便能排在联系人列表的最上面，他一打开页面就能找到。

我也一下子猜到了我们几个人的号码为何都被父亲拉入了黑名单，因为在联系人页面里，他经常编辑我们几个人的信息；也因为最关注我们，所以他编辑了一次又一次。可能就是在某一次操作中，他一不小心触到“加入黑名单”按键，我们就被意外地全部“拉黑”了。

想着这些，我心头一暖。能被父亲拉入黑名单的人，该是他多么在意的人啊！

瓦屋纸窗

路来森（山东）

人渐老，怀旧的情绪，却越来越浓。住在高楼大厦之中，心中常常怀想的，反倒是从前的瓦屋纸窗。

瓦，是鱼鳞小瓦；窗，是雕花格子窗。

鱼鳞小瓦，黑黢黢的，如幽远的时光在岁月的琴弦上弹拨。格子窗，花样繁多，图案丰富，精致而又多姿多彩。那瓦，是时间的碎片；那窗，是美好日子的剪影。

黑瓦，白墙，两相映照，黑的愈黑，白的愈白，仿佛从前与现在两条时间的河流在一所庭院中交汇。岁月经年，黑瓦上，斑驳着绿色的苔藓，黑黝黝，绿油油，是碎碎的时光在一所房屋上留下的痕迹。庭院地面，由青黑色的厚砖铺成，墙角处、砖缝间，小草冒出了头，却总也长不高、长不大，点点，簇簇，片片，为这个庭院生出一些古意。鱼鳞小瓦的缝隙间也会有草长出，多为莠草，高高的，细细的，风中摇曳着，像是在与谁热情地招手，让人油然而生一份欢喜。

雕花的水格窗上，或是新糊了白纸，散射着莹莹的光；又或是窗纸已旧，甚至已破，破旧的窗纸上有雨淋的印痕，一道道纵横在发黄的纸面上，像一些陈旧的日子，似一些悠远的回忆，每一道印痕中都蕴藏着久远的故事。

那一日，一女子，在窗下临窗绣花，或仅仅是支颐想着自己的心事；那一日，一士子，在窗下展书就读，或短笛横吹；那一日，一老人，在窗下烹茶、小酌，或与人对弈、欢谈……风情依依，生活也便多了一些人文的浸染。

若你是一位读书人，那么，瓦屋纸窗就更是宜人。

明人陆绍勋是苏州吴江人，想来，他的居所定然就是瓦屋纸窗的。他在《醉古堂剑扫》一书中写道：“余尝净一室，置一几，陈几种快意书，放一本旧法帖，古鼎焚香，素麈挥尘，意思小倦，暂休竹榻，恁时而起，则啜茗苦，信手写汉书几行，随意观古画数幅，心目间，觉洒洒灵空，面上俗尘，当亦扑去三寸。”

何其风雅之生活？生生羡慕煞人。

瓦屋纸窗夜听风，宜煮茶闲思，宜焚香静坐，宜欢颜清谈，宜闲庭信步……

所宜，多多，多多。

而更重要的是，风雅人，行风雅事，人屋相映，俱然生辉。

多想抛离城市喧嚣，去寻一处瓦屋纸窗——哪怕仅仅是住上几日，也觉得是一份清福。



田园乐章

李昊天（安徽）摄